

涅槃周刊

第玖期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two hands held palm up, with various faces drawn on the fingers. The faces are simple line drawings with different expressions, including anger, sadness, and happiness. The hands are positioned centrally, with the fingers spread ou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平凡的他们

——关注身边的同性恋

涅槃周刊

Nirvana Weekly

Apr 22nd, 2010

- 目录 Contents -



聚焦 Focus

- 【专题】平凡的他们——关注生活中的同性恋
- 02 导语：他们，只不过爱上的是同性罢了
- 03 穿越时空的同性恋
- 04 同性恋者专访
- 05 蕾丝不沾边
- 06 妄想、现实与梦想
- 08 结语



文化 Culture

- 09 【时代】生活的态度——围观“假装外星人来地球旅游活动”
- 11 “外星人”为什么要来地球旅游？
- 11 “外星人”友情来稿：Public Masked Mischief – Coco Park to Dongmen.
- 13 【我们】《飞越疯人院》：习惯•觉醒•抗争•自由万岁
- 14 【角落】Never Stop
- 15 【专栏】论自由
- 16 【专栏】浅谈启蒙
- 17 【文化版公告】

观点 Opinion

- 18 站着建言嘴不酸——送给客居上海的香港青年
- 19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 21 我们是否相信
- 22 关东糖与“被时代”
- 23 “良民证”——这个真的可以有.....吗？
- 24 国殇

编辑部 Editorial Office

- 25 有错就改
- 25 关于涅槃



排版：马可

封面设计：刘哲依

封底标志设计：刘欣怡

【专题】

他们，只不过爱上的是同性罢了

记者：Subconsciousness, Saphir, 咪罗



我对性向从没有任何包袱，我不希望大家误解同性恋者，也认为每个人在面对人生态度上，不管是性向、兴趣或工作，都应该为自己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不能得到这样感觉而痛苦活着，实在是对不起自己的人生。

——蔡康永

同性恋是违背人类伦理的一种行为，违背人类社会传承发展的规律，是逆于主流的一种异端行为。

——反同性恋者

不被某个社会接受的爱，是很艰难的，这是现实中存在的现象。对不少人来说，这种不接受的现象似乎很自然，但其实是对真实世界的不尊重。这是个简单的生活认知问题，生活往往比人们想

象的要广泛丰富得多。

——李安

倘若我们公然允许同性恋结婚。同性恋结婚在一个时间段内因为社会的种种风气会不会形成一种时髦的潮流？最让我们担忧的是我们的后代在延续的方面同时存在很大的问题。

——秦贵育

我不是同性恋，只是我喜欢的人恰恰是我的同性罢了。

——某网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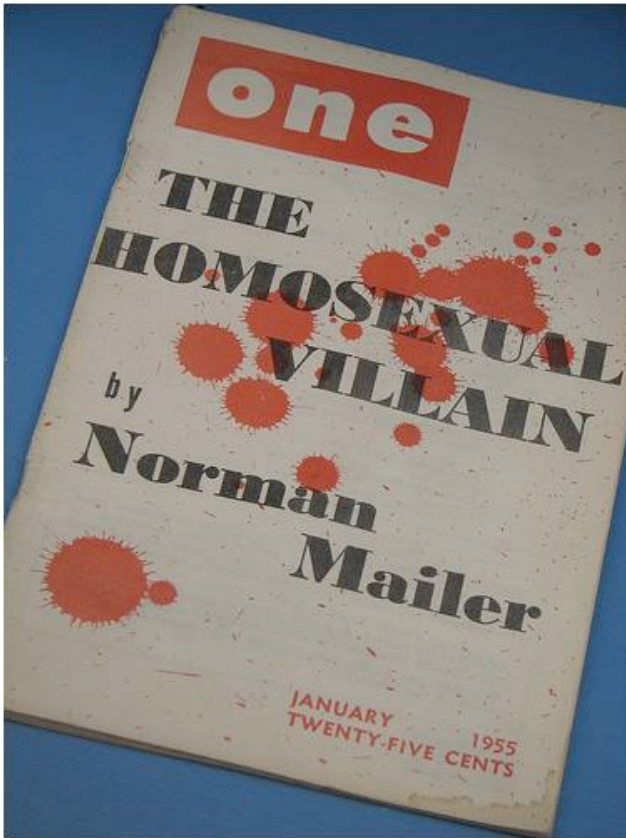
导语：

近年来，由于中国社会及人们思想观念的逐渐开放，一个词逐渐被放大到闪光灯下——那就是“同性恋”。

顾名思义，“同性恋”是指对同性的爱恋与倾慕。从古到今，对“同性恋”的争议就一直层出不穷，人们对“同性恋”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对于有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如定义、关系认定）也成为了许多社会学专家如今仍在讨论的问题。同时，网络上诞生的一些新词语——“腐女”，“小受”，“les”等，更是使“同性恋”这个词被越来越多人提及。为什么会出现同性恋？同性恋的未来会怎样？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同性恋？许多关于同性恋的问题一一出现。因此本刊推出了此专题，以帮助各位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同性恋，从而能够辩证地看待同性恋这一现象。

穿越时空的同性恋

作者：Saphir



通常意义上，人们倾向视同性恋为社会争议里必然的一环，可大家并不一定认识到，同性恋现状并非自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就已然成型，同性恋的历史在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突然出现，从慢慢萌芽，到炸开了锅。同性恋的渊源与历史像是世上独特有趣的故事，值得人们读一读、谈一谈。

其实，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同性恋曾经被看得很神圣。古希腊人对同性恋极为看重，他们把男同性恋关系看成是男人武德表现的巅峰，而且还往往给予他们富于理智、美观、道德高尚等等评价，觉得男人爱男人，要比爱女人要尊贵得多。据说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个同性恋。

西方同性恋发展过程绝非一帆风顺，于是争取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艰难历程开始了——最早的争取同性恋权利运动发生在二战前的德国，这次运动希特勒的纳粹运动镇压，而这次洒满血泪的运动更是同志历史上惨痛的一笔，尤其是对于犹太同志惨绝人寰的清洗。在美国，紧接着二战结束后的几年就有了一些同性恋权利运动。第一本以科学研究同性恋主题的著作《男性性行为》诞生，从此同性恋话题开始进入了主流杂志的讨论。但同性恋话题在社会和法律中改变并不大，直到60年代的“性革命”，社会发生巨变。同性恋者开

始大规模的组织起来要求合法的地位、社会认同和平等，于是，著名的石墙骚动发生了。今天，保卫同性恋者免受憎恨、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歧视是美国同性恋权利的主要议题，他们把这些描述为人权的本质。在今日的美国，各种同性恋权利组织立足与社会，“人权战线”、“全国男女同性恋工作组织”、“同性恋的双亲和朋友”、“反诽谤男女同性恋联盟”……

如今，挪威、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芬兰、英国、瑞典、瑞士等国家纷纷立法承认同性恋婚姻，显而易见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世界其他角落的同性恋该往何处走还是个迷。

同性恋并非“源于西方”，而是一种存在于各个民族、各种社会和各类阶层的自然现象。现如今中国对同性恋的不开放态度并非是因为同性恋是个从西方漂洋过海的东西，中国的同性恋最早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清代文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称杂说变童(男同性恋)始黄帝”。当然这种说法的依据只是民间传说，中国同性恋最早的史料记载《商书·伊训》中谈到“三风十愆”，书中提到这不好的“三风”，“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三风之一的“乱风”的“一愆”就是“比玩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同性恋。当时的中国对于同性恋就持以“贬”的态度了，宋以后，同性恋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对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人来说，同性恋不可能孕育有自己血统的子嗣，那是大大不行的，为此，“变童”的地位连娼妓都不如——娼妓是女人能生育，可能还有“母以子贵”的机会，而变童行吗？著名文学冯梦龙编著的《情外类》就选录了历代的同性爱情事。冯梦龙既同情和赞扬那些纯洁、忠贞的高尚情操，也鞭挞那些肮脏、丑恶的庸俗情调。记载的同性恋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歌伶市民。我们也能在其间了解到“龙阳”、“余桃”、“断袖”等典故的来源。

对同性恋的观感，无论怎样变化多端，现实的争吵鼓点仍然很大。网上统计数据说，有同性恋倾向的人约占地球上总人口数的2%-4%。同性恋群体不容忽视，不同的声音同样不能被忽视，是“存在即合理”，还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我们只能让历史和未来的事实来说话了，只是，这一话题被讨论的价值一直存在。

参考资料：《同性恋美学》、CSDN博客、《青年参考》

【同性恋者专访】

——“生活没了你，地球也不会不转，只是你的世界消失了罢了。”

记者：咪罗

“我是一位异端者。”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也的确如此。他从来不隐瞒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而且乐于与人谈论这个话题。当然，也因此受到一些同学的侧目。

他从小与奶奶生活。在谈到家庭对他的性取向是如何看待时，他表示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当然他们也从未问过我。但我奶奶知道，我们一起生活了十五年。”他笑着说。关于他的家庭，我并未有深入的了解。只记得在零九年元旦的晚上，他说过：“我会跟我奶奶一起过，数倒计时。不然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家了。”笔者又问道如果他父母知道后会如何解释，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知道的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生活没了你，地球也不会不转，只是你的世界消失了罢了。”他半开玩笑的答到。

“我是小学时发现我是同性恋的。”在谈到他的出柜历程时他说道。“但这个并未给我带来任何困扰，至少我没有感觉到。我一直是很open的，人家说什么我都不会在意。以前初一的时候我的舍友都是优等生，而且还是很变态的那种。每天我都是从早上睁开眼的那一刻被骂到晚上睡着的那一刻。我觉得现在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在学校内，他的坦诚公开并未得到全部人的认同，许多同学觉得他很奇怪，“我们班有一个同性恋诶。”曾经有位同学带着反感的语气对笔者说过。但他并不在意这些事情。“我这人比较怪异，所以我对一些人感到不太理解。有些同性恋者可以那么阴郁，那么悲观，那么ooxx的。这事不是挺正常的吗？说出来也没什么不好的，当然我是个异端者。所以我不大理解大部分人的想法。”

有人认为有个同性恋朋友是件很好的事，与他认识后笔者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他是个健谈的人，而且不会因为一句玩笑话而感到不愉快，反而乐于与人闲聊。“我的人缘很广

但不够深。”他这样评价他的人际关系。“认识的人很多，但真正能聊天的不多。”在学校里，他好像没什么烦恼，“我一直都是哈哈的很开朗。”但在与他的接触中，他却会时常流露出迷茫。“未来啊，走一步算一步，一切看命运吧。”他一直都认为自己



还算乐观的人，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道：“我小时候很阳光，但是长大之后就莫名奇妙的悲观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上了初中后，好运全没了。然后人慢慢就变悲观了，但是我觉得我是属于悲观的时候想问题想的很清楚。你往往开朗的想的话，积极面对生活，你生活的品质会不错。我只是看生活的真实性，我不看生活的品质性啦。但看热血的动画片我会有段时间比较开朗。”

后记：不管是显性的同性恋还是隐性的，他们其实都对自己的生活抱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希望被社会接受，另一方面又担忧自己是否会在向社会呼出自己的声音时遭到排斥与忽视。这使得大部分同性恋者并不愿向大众公开自己的身份。但很幸运，他愿意接受采访，这可能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但在他眼中，同性恋是普通的，自己也是平凡的。

在历史的背景下，同性恋一直属于一个弱势群体，很少有人会在众人面前公布自己的身份。“沉默”这个词，应该是现下形容同性恋者的高频词汇。政府的不重视，社会的长期排斥，都造成在这个新的世纪大部分的国民依旧对同性恋心怀芥蒂。国际上，有一个叫做IGLHRC的组织，也就是同性恋的人权组织。但是，在中国，同性恋者依然徘徊在社会边缘，很少有人试着去了解他们。

在傍晚的广州人民公园，是同性恋的胜地。在隐隐绰绰的夕阳下，映照着他们相伴走过的身影。其实，他们就在我们旁边。一样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自己的爱。他们是平凡的，如同我们一样，在为着生的权利而活着。



蕾丝不沾边

作者：小菊花

蕾丝边 (lesbian) 就是女同性恋，我刚刚晓得蕾丝边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是初二。那时候正值日本BL (男同性恋) 漫画入侵中国女学生的纯洁的大脑，什么都不懂的我被强行了解了什么是BL, GL, 真是大开眼界。

周遭的腐女 (喜爱看BL的女性) 多了起来，经过她们的“循循善诱”，我完成了从对同性恋这个领域不能理解，到慢慢地接受了同性恋的存在，再到对他们无限理解的过程。在她们YY甚至热烈激动地讨论谁和谁有奸情的时候，我突然会想到，同性恋怎么这么流行呢？

准确地说“流行”这个词用在这是不妥当的，只是近几年来同性恋群体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但它又真切地描述了如今同性恋现象在青少年之间流传的情况。有位翠园中学的同学告诉我，某位老师曾经在一次集会上说：“禁止男女恋爱，男男恋爱，女女恋爱……”我问老师为什么要加后面两句，她说：“没办法啦，现在同性恋多嘛！”打开网络贴吧，键入“BL”、“GL”、“LES”等字眼，马上就能弹出密密麻麻的帖子，大部分都是些九零后发的。我看见很多“请问吧里最小的多少岁”的贴，点进去，发现了很多15岁16岁的，甚至10岁11岁都有，并且还不在于少数！再退出来看看其他帖子，有标题为“莪德他/她吓莪莪叻”的火星文贴，有寻求刺激的“心痛，真心的来留QQ号”，还有自曝的勇者“新人来了自曝照片一下~找人来疼哦！”，也有喷子来喷贴的。我感

叹，网络都成了同性恋的栖居地了！

每个人的性取向都是自由和得到保护的，他们也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不禁为中国感到悲哀，在欧洲同性恋早已可以结婚领养小孩了，我们才更改条例：同性恋将不纳入精神病范围内。我有几个的网友，他们在网上都可以很坦诚地告诉别人自己是同性恋，当我问到：“在现实中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同性恋？”，他们都表示不多，只有几个很好的朋友知道。我说是不是怕被别人说不正常，他们都表示他人的看法和目光使自己不舒服，不得不在虚拟的世界里表达自己压抑的情感。对此，我更想说说女同性恋者的悲哀。

我经常去“LES”吧逛，但都只是潜水，百度的这种贴吧只有会员才能发帖。我看到很多“寻T” (指女同性恋中扮演男角的人) 或者“寻P” (扮演女角的人) 的启事，内容无非就是被谁谁谁甩了，用真心换真爱，找人来疼之类的。我有个女网友曾经在一个月内换了三个T，我问她老是换不累么？她说圈子里的人就是这样，看见哪个帅哪个美就撇了以前那个。我觉得不可思议，身边有这么多女同性恋吗？她自称是成都人，说成都的LES酒吧有很多，LES KTV也有一些，去那的大多数都是女性，圈子里的人也是这么认识的。我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开始诉说她为什么会成为后天同性恋。

她成绩不好，考的是卫生学校。爸爸妈妈平时工作忙也就不怎么管她，他们只是给够了女儿的零花钱。然而她要的并不是这个，她开始缺



爱，想要从同龄人中获得更多。卫生学校大多数学生都是女性，有些走中性路线的女生很吸引其他人的眼球。她开始是好奇，然后慢慢接近，发现她们对自己很好很温柔，就开始迷茫是不是喜欢上对方了。接着一段感情就在不知不觉中诞生了，但是很快就破灭了。据她说，那是她初恋，后来又接触过几个女生，但是都不怎么长久，久而久之发现这是圈内的一种循环。爸爸妈妈发现了之后，训斥她怎么走上这种邪道。她生气、叛逆，说父母把她爱人与被爱的权利都剥夺了。她开始去酒吧、KTV找新的同伴玩耍和倾诉，得到她们的拥抱和亲吻，快乐？她说不知道，只是在无尽地走，这条路没有尽头，也回不去。

她说了一句让我记忆犹新的话：“谁又想过我们背后的痛。我们总不会冷血到分离了之后没有一丝悲伤吧。”

我真正思考的是如果她说是真的，那么16岁的她频繁出入酒吧、KTV等场所，染上毒品或者其他恶习，将会毁了她一生啊！在爱情的往复循环中，她早已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爱着了，还是因为空虚寂寞才用这种方式填补内心？

成为LESBIAN有些是因为个人爱好，而有些是因为外部的因素。总的来说，关于后天女同性恋的形成，我认为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点：

1. 追所谓的潮流。

LESBIAN里有比较多的“非主流”，在网上经常能看到一些照片中穿的稀奇古怪或者发型劲爆的一对对，很有个性。或者是身边有朋友是“非主流”LESBIAN，听朋友说现在LESBIAN很潮流，异性之间的爱都是带来伤害和悲伤的。为了追求视觉的冲击或者是新鲜的体验，而开始与同性恋爱，成为一个LESBIAN。

2. 学校的压力。

现在的初中高中院校狠抓早恋，把男女界限划分得十分严格，由于不能深入了解异性，同性之间的交流变得十分频繁。女生容易把感情弄混，久而久之就分不清对好友究竟是友情，还是喜欢？加上女生又比较喜欢搂搂抱抱，牵牵手，往LESBIAN发展的潜力就很大了。

“大多数家长或老师所关注或禁止的

是异性之间的交往，稍微过于频繁，便会以家长出面劝阻、老师找双方谈话的方式出现，直到两个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的种子熄灭为止。其实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的，更会使孩子在选择伙伴上出现对异性的排除或恐惧感。”
——摘自搜狐网

实不相瞒，我曾经也一度以为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因为和学校里的一个女生特别要好，平时习惯了搂搂抱抱，或者说一些比较暧昧的话，慢慢在想是不是喜欢上对方了？这想法让我纠结了一个学期，直到毕业了开始了新的生活，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喜欢她的。后来从书上看到，这种现象是“同性依恋”，并不是同性恋。现在在初中、高中有很多女生之间互称“老公、老婆”，意识一但模糊，就极易演变为同性恋。

3. 社会的影响。

社会的思想在进步，人们能够理解同性恋现象，时不时有关于同性恋的报道。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出来要求性取向平等，也有很多影视作品是以同性恋者的生活为题材的。有

些偶像团体也故意炒作团体成员之间的同性暧昧来搏版面。大多数女生对舆论比较敏感，社会舆论的影响也可能是导致同性恋的原因之一。

九零后作为能够较易接受新事物的一代，对同性恋已经宽容理解了。每个学校都有几对同性恋者，深中也不例外，有些学校甚至更多。同性恋比较多的地方，往往是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方，例如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都有同性恋聚集的基地。而当我们的思想都被解放之后，我们的绝大部分长辈还是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他们认为同性恋往往和艾滋病、毒品、滥交联系在一起，只有异性恋才是正常的，结婚生子，繁衍后代才是正道。殊不知多少同性恋者美好的爱情就在这种父辈的压力下夭折！看看孩子们，虽然走的是异于普通人的另一条路，但是他们活的也多姿多彩，他们有着自己的快乐。不要提起同性恋就都改变了脸色，这是对同性恋者的不尊重也是最大的打击！什么时候能让同性恋者“不站在旁边”，什么时候能让她们坦然地表达自己的心声？

妄想、现实与梦想

——浅谈“BL/GL”与同性恋的区别

作者：猥影

现在的社会里，有一类人被称作“腐女”。有人不知道她们的存在，有人不了解她们的内心，有人讨厌她们的行为，有人尊重她们的原则。而我，恰好是这类人群的其中一员。

【“腐女子”一词源自于日语，是由同音的“妇女子（ふじょし）”转化而来，为喜爱BL/GL的女性自嘲的用语。使用“腐”时，代表腐女对特定ACG或者真实世界中的人物、关系等产生BL/GL幻想。】——From 百度百科



由此可见，腐女是作为一种“妄想症候群”存在的。

我们会对动漫世界或真实世界里的某对男生产生好感，然后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在每一个细节里挖掘他们之间的JQ。就像我，作为一个腐女，我会喜欢和好友谈论谁和谁是最有爱的配对，会热衷于写BL向的文章，看到两个长得不错的男生之间有什么暧昧的动作就会YY等等。但有些人因此认为，腐女就是支持同性恋的，她们喜欢看同性恋者之间的互动，并希望全世界的男性都变成同性恋者。抱有这种观点的人，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错了。

“BL/GL”，全称是“Boy/girl's love”，用以代指男性或女性间的恋爱，内容大多是纯爱，没有太多的复杂性。现在流行的一些关于同性方面的爱情小说，大多都属于此类。此外，对于腐女来说，看到喜欢的类型是妄想的一大动力。一个喜欢美少年的腐女，如果看到两个大叔在搂搂抱抱，估计她就没有什么妄想的欲望了。在网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因为我希望我喜欢的男生和另一个我喜欢的男生在一起，而不是和那个我不喜欢的女生在一起，于是我就腐了。”腐女们想的也不过如此吧。在他人的眼中，腐女们可能会显得“很邪恶”，但实际上真正的腐女并不会把自己的妄想与现实挂钩，更不会“希望全世界的男性都变成同性恋者”。腐女们不会强迫别人去满足自己的喜好（例如强迫一个男生去和另一个男生做些什么），而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默默脑补着那些现实细节的后续，在妄想中打发时间。

所谓腐，也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眼球的欲望，填补精神上的那点空虚罢了。

因此，当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同性恋”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我是迷茫的。当时对于同性恋这个群体，我一度把“BL/GL”与其混为一谈，并认为同性恋和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随着个人对其的深入了解，我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有着一个错误的认识。

“同性恋”这个词所引申的含义，远比“BL/GL”要多，也更为复杂。虽然“BL/GL”所描写的是同性之间的爱情（这也是很多人误会的最重要原因），但与“同性恋”所不同的是，它描写的大多也仅仅是爱情，缺乏现实世界的世界观和历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是一些小说和电影是以“同性恋”作为题材，而不是“BL/GL”，希望各位明白）。在一些有关于“BL/GL”的小说里，主角“开始时恋上对方，因一次吵架而冷战，经历了第三者的阻挠后，发现原来自己爱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后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了一起”。剧情有波折却不复杂，且结局为Happy Ending，所以得到不少人的青睐。但这种类型的BL/GL小说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误会：同性恋者一旦认定了自己所爱的人，就会与对方携手度过了下半生。而现实的情况是在同性恋者群体中，总是分多留少。

不可否认，社会因素给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带来了很大压力。即使现代社会已较为开放，人们看待同性恋者大多不再是排挤、歧视甚至“作为病态处理”，但由于家庭、朋友的反对及一些过激的观点所导致的悲剧依然存在。何况同性恋之间还缺少一种“联系”：异性恋可以通过结婚生育来将爱情延续（虽然现在已经有国家允许同性恋结婚，但毕竟属于少数），而存在于同性恋者间的爱情一旦减退，没有婚姻、孩子将彼此联系，谁能够保证他们的爱能够持续一生呢。同性恋者是一个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群体，他们所需要承受的是来自内外的重负。那种“王子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结局，我们往往无法在现实见到。这也是为什么我说“BL/GL”只是一种存在于想象与创作中的纯爱，而现实却更为残酷。

除去腐女的身份，作为一个异性恋者，我对于同性恋者群体所持有的态度是尊重并支持。支持的含义并不是指像支持选举者那样大喊着什么口号，然后拉着别人进入自己的阵营，而是支持他们拥有和异性恋者同样的权利与地位。就像莫无忧在第四刊的《涅槃周刊》所说：同性恋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感。有人的观点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同性恋者已比从前获得了更多权利。但我认为那只是人们对同性恋的错误看法的一种补偿，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同性恋与异性恋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相信，把同性恋与异性恋平等化，是我们观念改变的一种趋势，更是将



来社会的一种趋势。

希望在以后的哪一天，或是哪一天开始，当人们提起“同性恋”这个词时，能够轻描淡写的说：“同性恋啊，只不过爱的人恰好是同性罢了。”

妄想只存在于梦中，但梦想却可以实现于未来。

(Fin)

2010-4-17

结语



尽管现今社会主张恋爱自由，但“同性恋”这一看似不寻常的集合依然被许多人所不齿。这一期的专题带给了我们许多的事实和观点，让我们对于“同性恋”又多了一份新的认识。

在两个月前，笔者曾在贴吧上看到有人号召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为同性恋问题投票。

提出该议案的原因为——“同性恋在中国已经被官方宣布为非病态，但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歧视还是相当严重。同性婚姻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得到了法律上的保证，中国的同性婚姻道路还是任重道远。政府立法保护同性恋免受歧视，不仅显示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是保护无辜的异性恋者免与同性恋者组成家庭的重要手段”。

虽然仅仅是一个网络的投票，虽然这一次的投票并没有直接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这也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在有关同性恋方面的道路越走越远。因此，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同性恋恋爱和婚姻法的颁布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必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总而言之，“同性恋者”是一个需要被关心与理解的群体。希望大家对LGBT有一个辩证的认识。因为其实他们并不特殊，只是他们的群体基数比较小而已。

注解：LGBT，或GLBT，是用来指称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一个集合用语。

【时代】

生活的态度

——围观“假装外星人来地球旅游活动”

记者：玄子、陈别扭

Hi aliens,

Do you want to join a tour to the earth?

We are wearing a hand-made mask,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n Futian CBD, tube, and Dongmen. And watching people's annoying, shocking, curious face, and snapping them.

The mask must be made by you! The mask could be anything, anything special. (Special look, special meanings, special ideas...)

So we are like aliens tour traveling on the earth, taking photos and play...

Are you ready to the earth?

Let's go!



我们假装外星人来到地球旅游，我们戴着自己手做的面具，一起步行经过福田CBD商业圈、地铁站，还有东门步行街。途中，我们用相机记录下周围行人见到我们怪异的表情：惊讶、惶恐、可笑、怀疑，还有可爱的同伴们、美丽的景色、高楼……

面具可以是任何美丽的东西，或者任何丑陋的东西，卡通人物，ET……最简单办法PRINT张BUSH图片穿两个洞加个橡皮筋。（以上文字摘自豆瓣‘假装外星人来地球旅游’活动页面。详情可参考<http://www.douban.com/>

event/11549905/)

【Sth】

是在一个风和日丽星期三下午的自习课上逛豆瓣时不小心看到这样一个帖子：假装外星人来地球旅游。瞬间，心里面有个叫做curiosity的地方痒了起来。4月3日，涅槃两个没有经过任何化妆的记者就出发企图【围观】此活动。到达现场后被众人俏皮个性的装扮所打动，由于某些伙伴没有任何装扮，我们便就地取材（并且有细心人带了原材料来！），现场组装个性外星人面具！场面过于火爆，竟然引来了无数围观眼光。虽然说队伍中大部分人都互不相识，但大家都合作的相当愉快。没多久就开始往对方脸上“点缀”“各式各样的”器官“了。由于做面具的原因，行走活动到三点半才开始。

进入Coco park时，大家都还有一些放不开，三三两两的往前走。戴着面具的脸可能看不出表情，但是通过观察，我们还是能看到一张张面具下面隐隐残存的犹豫。“求围观，求围观…”对，咱要的就是围观。Coco park的围观群众们都十分娇羞，个个都只敢斜着瞅一眼这堆怪人。但哪怕就是这小小的一个眼神都遭到了“反围观”众外星人们手持相机的“围攻”。外星人们不断的“围攻”路人甲乙丙丁，商场工作人员ABCD。最后终于遭到了地球保安的和平驱散。

转场！

众人在coco park拍完最后一组“欢跳图”转身进入了人流汹涌的地铁站。身边的某人在汹涌人潮中变得忘乎所以，“地球人都长的好奇怪啊！为什么为什么！”地铁呼啸而来，众欢乐外星人蜂拥进地铁。还没有站稳，前面的队长发令了：“全体大部队向前移动，一直走到最前面！”移动，移动。我看见了什么？疑惑的眼、鄙视的脸、感兴趣的笑。闭上眼我又听到什么？人们议论时唇齿触碰发出的微小声响；同伴们用外星语交流时发出的声音；地铁呼啸的声音…

从车尾到车头，我们被围观，同时也反围观着。观察着人人脸上挂着的表情。承受着，或者享受着大家的眼光。在路上。

“这些人韩国人吗？”“行为艺术吧……”“是搞环保活动吗？”猜测的声音从活动开始就没有停止过。甚至有人大胆上前搭讪问我们在搞嘛子。我们在干什么？不是宣传环保，不是宣传计划生育，也不是宣传大运会。只不过走走停停，笑笑闹闹。仅仅这样吗？其实刚开始走自己就很有感觉。孩子气的，带着一种恶作剧的想法来行走，让别人大胆的围观。同时围观别人无意识时的心灵表象和面孔。人们在平时用理性约束着的面孔，在这一分钟，暴露在我们的眼里，不存在任何的遮掩。

地铁闷热而污浊的空气使得外星人们纷纷出现了缺氧的症状。当列车停在老街时，外星人们急匆匆的涌出地铁。新鲜的空气使外星人们变得更加活跃，纷纷在电梯上摆出张牙舞爪的姿势给“自带”外星摄影师们拍照。拍着，笑着。外星人们来到了深圳地标之一——东门。

东门最不缺少的就是围观。少男少女、非主流男女、逛街党、店员、推销员把外星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手机、卡片机...咔嚓咔嚓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笑着谈着，却毫不遮掩。甚至上前摄影，合影留念。围观人群相当庞大，庞大到我们只花了10多分钟就穿越了东门——围观人群给我们让了好大一条道。

跨越喧嚣的东门后，外星人们在路上走走逛逛。忽然大家都不走了，眼神发直的盯住了一家商店的橱窗。辉煌灿烂的水晶大吊灯在一排射灯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外星人们在这些晶莹却又辉煌的大吊灯中间欢快的穿行，拍照。是有点回家的感觉了。

短暂的休息后外星人们又开始高调的往前行走。这次的目的地是“村落”。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没有握手楼的城中村。小小的道路，小小的祠堂。祠堂里面小小的白色茶花。还有孩子们。孩子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大人们又很不同。他们成群结队，像玩老鹰捉小鸡一样的尾随我们。笑的很欢乐。大胆的小女孩不断的向我们叫嚣：“我才不怕你们，你们是装出来的，我都知道了。”男孩子骑在祠堂外面的石狮子上面，看见镜头时竟然有点腼腆。卖水果的小贩开玩笑般的向我们吆喝。世外桃源否？

3个小时的旅程终于结束。

撕下脸上的彩纸，摘下奇形怪状的帽子。我们又成为了平凡的地球人。

敢看，敢说，敢笑，敢闹。这就是一种态度。

【还有人】

（以下是记者与参与者的聊天记录整理而成）

【N】：涅槃 【G】：被采访者）

【N】：玩了一天，觉得今天的活动怎么样？

【G】：感觉人数还不错，你一次能做成这样已经算是可以了，相比之下可能道具（面具）差了一点。

【N】：看来你很重视这个活动？

【G】：确实。这个可能是第一次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就很重要。也许是想找找大学的感觉。我本来就是学这个（艺术设计）的，以前可喜欢做手工的。感觉现在都快过了那个可以痴痴傻傻的年龄了，再参加这种太过高调的活动可能不太适合。也是想做一点新的尝试吧。

【N】：这种新的尝试大概是指哪方面的？

【G】：怎么说呢，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承担起他们的责任。而我，其实这一次也是一个突破吧。我的个性是比较闷骚的那一种，所以这个活动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想了很久才确定自己要参加，于是很认真的去准备道具。我觉得这个真的对于我自己来说已经是一种突破了。

【N】：是什么吸引你参加了这一次的活动？

【G】：原来在网站上看到一张做的很好的图，我觉得这个很专业，让人眼前一亮。我本身专业也就是这个。我是比较理想主义的那种人。

【N】：那觉得活动本身和自己的设想有什么差别呢？

【G】：我很期待别人的道具，今天看了，觉得比较失望。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活动对每个人来说意义都不一样，我觉得它重要，我就很认真来准备。不过能做成这样已经很让人开心了。

【N】：如果是你来组织这个活动，你会注意什么地方？

【G】：我认为这个活动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很鲜明的主题。由于之前没有沟通过，做的风格相差太大了。如果有系列感，道具专业，才能给大家一种真正的冲击。应该给大家足够的沟通时间，定好主题和风格，这样才能真正的轰动起来，因为每个道具都很了不起。就算简单，也是有含义的。这次可能太过仓促了。

【N】：你觉得我们今天这样做，对看的人会有怎样的冲击呢？

【G】：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独立思想的，这是不能人为左右的。别人看是一回事，自己觉得好就行了。没有必要太在意。

【N】：谢谢您的配合。

“外星人”为什么要来地球旅游？

撰稿人：陈别扭



我知道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活动很无聊很没意义，充其量只是一群奇奇怪怪的人在街上逛了几圈，以引起路人围观为乐。不是为了宣传大运会，也不是为了呼吁大家保护环境，就只是“毫无目的”地逛了几圈。

的确，这个活动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所以对题目的这个问句，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尽相同的——也许，一些人是为了给青春留下绚丽的记忆，一些人是为了寻找遗

失的童年，一些人是为了结识更多的朋友，一些人则是觉得它新奇有趣……

也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带着各自的目标，凑在一起，于是有了这样的一次活动。

我知道对于参与这个活动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个活动的意义都是非比寻常的，它能够引发我们不同程度的思考。而我，带着久违的小孩子恶作剧的心情，从路人的惊讶的、惊奇的、好奇的、疑惑的、惊恐的眼神和各异反应中捕捉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认识了很多朋友、收获了快乐和一份好心情。

我知道，这是人生中一段难得的经历。

这样就很好，并不是每个活动都必须要有个很明确、很伟大的目标来局限我们的行为和思维，并不是只有为人类做多么大的贡献的活动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们都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了自己在寻找的东西，并最终或多或少有所收获，这样就很好。

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

【“外星人”友情来稿】

Public Masked Mischief – Coco Park to Dongmen.

By Dean Lewis (dean-dean@qq.com)

The 'Weird People' group on Shenzhenstuff.com caught my attention, maybe because I was often called a freak during high school as I grew up in Melbourne, Australia. After a while my 'freak' title was something I took pride in, not at all minding the attention it got me. The Shenzhenstuff.com group's idea of having a masked event through very public places seemed more like a release to me than something I should feel new and adventurous about, so I agreed. I thought an Andy Lau mask would be quite a funny thing to wear to a masked day

of public mischief, for no apparent reason.

Just before the event I realized it was popularized mostly through douban.com. I am an English speaker with some knowledge of Cantonese, and some borderline useless Putonghua (although I am now more motivated to learn than before). I invited a Cantonese speaking friend who also has some English knowledge from Luohu to join me, we were both Andy Lau for this day, never before had there been so many Andy Lau's on the streets of Shenzhen.



The basic outline was something like, meeting at Coco Park before going by metro (masked the whole time) to Dongmen and walking around in our various masked paraphernalia. The looks we got from various people were not unexpected, yet still enjoyable. There were two other foreigners there, they covered their faces mostly with cloth as part of their mask, I wonder if it was in response to them that some people called our ‘terrorist’ as we walked by Dongmen. That wasn’t quite as fun however as people wanting their photo taken with us, separately or us as a group, at some points I felt as popular as if I were the real Andy Lau. Another highlight was pointing at my friend wearing the same mask as mine (I made two), pointing and calling out, “Andy Lau! Andy Lau!” Entertaining to remember we’re both Andy Lau. It’s a little like seeing

another foreigner and remembering that I myself am also a foreigner (I have a tendency to forget I’m not Chinese).

The looks we got on the metro as we walked up and down the carriages, the shy shop keepers hiding from the cameras, the curious photographers and mischievous village children in the village near Dongmen were all memorable. Those of us who attended were brought together; we were people who mostly didn’t know one another yet ending with a hot-pot dinner and foot massage. I think some of us will be friend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Who said public mischief wasn’t productive? Oh, and if anyone wants an Andy Lau mask email me for the file, the world needs more Andy Lau’s.

【我们】

《飞越疯人院》：习惯·觉醒·抗争·自由万岁

文/田露思

习惯，觉醒，抗争；阻碍，坚持，失败；向往，永远，自由万岁！……

这就是我对《飞越疯人院》的大致理解吧。

这是一个发生在七十年代的故事。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疯人院的悲惨事件。一个名叫麦克默菲的中年男子，被武装的教养院军官押到国家精神病院。本以为可以通过装疯逃避苦役的他，在疯人院里处处受束缚，失去人性与自由。于是他决定反抗，却惨遭医生毒手。在他彻底失败的同时，却唤醒了同伴的心。影片最后，麦克默菲的一位同伴“酋长”迎着黎明，最终逃脱了地狱般的疯人院。

这的确是个疯人院，但疯的却是医生，是护士！他们只把病人当成是试验品，是动物。疯人院里不经意看起来气氛似乎是和谐的，光线也是柔和的，吃药治疗时放着轻柔的音乐。病人们充分自由地在医院里四处活动，打牌抽烟。表现良好的人，甚至有机会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外出。但只有麦克默菲看出了这看似完美的静谧世界里所隐藏的脆弱环节。这时刻带着一种被遮蔽了的压抑。病人们时时刻刻被安排着，任医生摆布着——他们用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令人们屈服。可院里看上去依然是那么和平、安静，仿佛病人们天生就习惯被管理，顺从、约束。影片还特意用仰拍拍摄医生，而拍病人时则用俯拍。



这是个怎样的世界？只有束缚、压迫、窒息；没有自我和自由。而我们这个世界呢？也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疯人院罢了。我们生活在其间。任何光怪陆离的事都已然习以为常。就象那些疯子一样。习惯了每天按照别人制订好的时间表生活。习惯了这些道德规则边边角角的束缚。习惯了成天抱怨却没有走出去的勇气。心里总有个声音，极力呐喊着却始终被我们忽略，直至最后消失不见，庸庸碌碌直到老死都不会再想起。即使在社会的潜规则里面，曾有过呼声，但也止于呼声，止于舆论，没有实质地去追求，一切都是空。更何况有多少人连声都不敢吱，就这样到死。然后，有了一个像麦克墨菲的人出现了，社会

顿时有了一丝新鲜空气，但一边是强权，一边是胆怯，一个人的力量又有什们作用呢？正如影片里的那样残酷，一个正常人麦克墨菲，被强行切割了脑蛋白，变成了真正的白痴。引导我们发现自由的英雄就是这个下场！也是，其他人几乎都失去了梦想与豪言壮语，那仿佛成了一个世纪之前的模糊记忆。习惯了沉溺，连思考都可以轻易放弃。只管吃喝睡，不要自由不要激情没有梦想。懦弱地放弃希望，却不愿从疼痛里爬起来！连最真实的自己都不敢面对。还妄想隐藏起所有，平静地继续生活就会天下太平。别愚蠢了。什么都是有期限的，什么都会过期，这个道理难道你从不明白？一切一切，都将导致了强权战胜了这些群众，往后的，还会是压迫！没有群众集体的觉醒与反抗，强权、束缚就会永远骑在人们头上。好在，麦克墨菲的好友“酋长”总算是觉醒了。他亲手结束了麦克的生命，因为此时的麦克，只有死亡是最大的自由，接着，他砸破铁栏，逃出了疯人院，带着麦克那颗自由的心，

别再问什么是希望。所谓希望，不是沉溺在黑暗中的等待和希冀，而是自己断绝所有退路的勇往直前。不单是谁，每一个人都应如此！至少，至少我们的影片最后一幕不是麦克墨菲的死亡，而是“酋长”离开疯人院所见到的破晓的黎明！是新的明天，新的希望！

【角落】

Never stop

文/佚名

900年的旅行，漫长却无奈，精彩却孤独，毁灭性的战争，彻底摧毁了他的一切，剩下的只是个胆小鬼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推向死亡的巅峰，行走在死亡边缘，奔跑在灾难之上，也许是因为活的太久了。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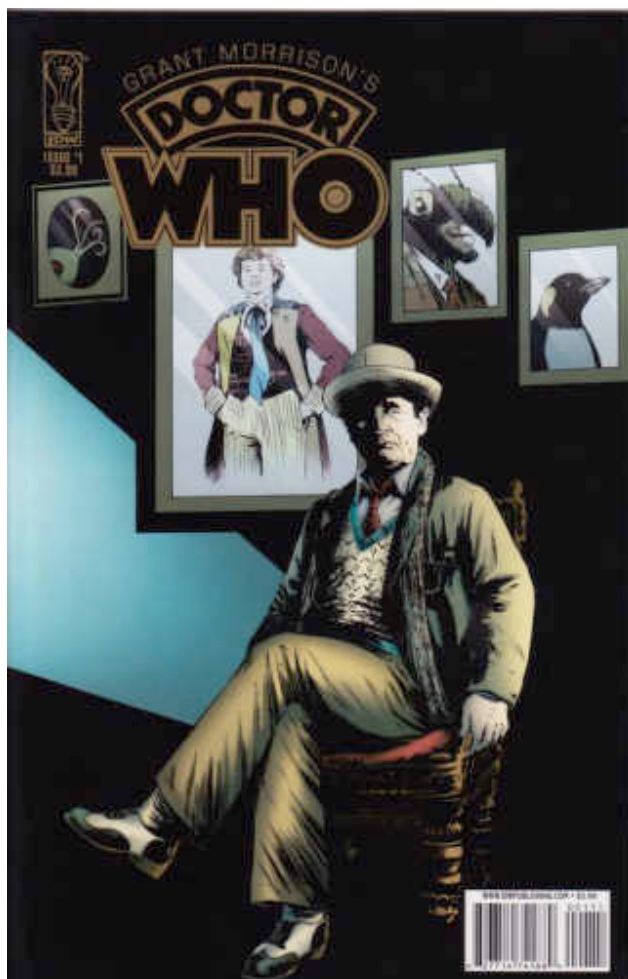
一个里面比外面大的蓝色盒子，一个永远孤独的时间领主，一部并不精彩的英国科幻剧《Doctor who》。他从一场波及了无数种族的战争中逃了出来，并且结束了它，带着偷来的时间机器Tardis开始了漫长的旅行，见识一切自己没见过的东西，踏遍时空的每一个角落，有时顺便拯救一下世界，可能还有些爱情。这就是他，博士。‘My name is Doctor,just a Doctor.’

这部英国科幻剧，没有别的科幻电影那样的炫目的特技，反而有点老旧，但却有一种新的感觉，一种莫名的感觉。Doctor是这么的才华横溢，是那樣的疯狂。他如烈焰，如寒冰，如狂怒，如夜晚，如暴雨，如太阳之心，古老而永恒。但他又如此的可怜。

他没有权利去享受哪怕和心爱的人白头偕老，没有权利去享受一个平静的生活，没有……

地球上的人类，在整个宇宙里是多么的渺小，但在该剧里又是多么的伟大，至少，他们可以选择安静地死亡。Doctor就是一个时间领主，一个需要地球人去仰望的时间领主，但他选择无数次拯救地球，没有荣誉，没有人知道，就做了。Doctor从没有武器，只是个和平主义者，不管是不是敌人，他总要给予别人一个机会，哪怕自己有可能会因此死亡。

他总是那么的令人惊奇，对于死亡不屑一顾，在他的身上，看到的是那奔跑不息的生命，是那个蓬勃到溢出的生命活力。还记得，他的伙伴 Rose Tyler说自己没升大学、没工作、没未来。但是只有她能站在Doctor旁边，还要骄傲的宣称“没有我你早死了” Doctor微笑，“是的，没有你我早死了”，这是友情也是爱情，也是一种对死亡无所畏惧的精



神。

与其说这是部科幻剧，我宁可以说这是一部文艺剧，对人性，对生命，对人生。

（注：由于文化版编辑疏忽，导致我们无法联系到本文作者，无法给出作者姓名。请本文作者在阅读到此期涅槃之后把你的联系方式发给小艾：FA.nicety@gmail.com，我们将在下一期刊登你的姓名。）



作者简介

Jackon, 男, 生于1994年, 2009年以垫底分数录取深圳中学, 一生执着于篮球, 为篮球达到疯狂的地步。至今仍健在于美国休斯顿。

专栏简介

鉴于涅槃是学生刊物, 面向广大高中生群体, 故定位于: 论文, 小小说为主, 从生活入手, 并结合美国生活与中国生活的异同, 与读者一起思索人生, 品味生活。

论自由

文/宫之成

蓝蓝的天空中, 几只鸟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 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鸟儿们发现了一只硕大的气球, 五颜六色, 异常美丽。但氢气球只有在风景过的时候才会浮动。

于是鸟儿们飞到了气球旁边。

“氢气球啊, 你是美丽的, 可你却不自由。”一只鸟儿说。

“不, 我是自由的。”氢气球摆着五彩斑斓的头说。

“可那根线缚住了你的自由。”另一只鸟儿大声道。

“不, 你错了。那根线是我的生命之根, 没有它, 我的生命便不复存在”。

氢气球的话把鸟儿弄得哑口无言。

人需要束缚, 没有束缚, 我们只是散了线的气球, 仅一团废气。

那么, 有了束缚, 就不自由了么?

如果说, 自由就是毫无限制, 毫无节制, 笔者认为那不叫自由, 那叫放纵。一滴水, 如果没有一个容器去装, 那么它终究只是一滴水, 没有人去限制它, 它也没有任何价值。当它被放到一个容器里, 它不再“自由”, 也因此而具有了价值。我们身上穿着的衣服是束缚, 我们带着的眼睛是束缚, 我们的确被这些看似不重要的种种所限制, 但是, 剥去这些东西, 我们寸步难行。

世间万物自有其存在的道理, 就像我们的阑尾存在就是为了被切掉, 束缚也有自己的理由。它令我们失去许多, 它让我们每天要穿着衣服, 每天要上学, 每天要吃东西, 喝东西。但正是这些失去, 让我们完整, 让我们像个人样。我们就像船, 被束缚拉下了水, 却有了用武之地。

那自由呢? 什么是自由?

天空中的鸟儿是自由的吗? 可能是的, 至少比那个氢气球自由。但氢气球又是不自由的吗? 好像不是。每个人对于自由的定位不同,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笔者仅仅谈谈自己的观点。

笔者认为自由就是国家领导的口号, 很美丽, 同时很不现实。物质上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除非所有人以后都不穿衣服, 不吃不喝, 能在天上飞来飞去, 并且无视法律, 行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人们认为前三条不现实, 虽然最后一条已然实现。可见自由本身就是个不太现实的东西, 现实生活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那么, 我们追求了近一生的东西难道就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吗? 也不尽然, 笔者认为人的思想是自由的, 至少倘若我们愿意, 我们可以无节制地YY下去,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自由”这个词, 从古至今被人传唱, 被人歌颂, 为什么? 因为它不现实。正是因为它不现实, 所以它才具有被歌颂, 被传唱的意义。人们向往它, 歌颂它, 因为人们相信它有一天会变得现实起来, 不再只是领导口中的大空话, 大假话。笔者虽然认为物质上的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孔子有云“取乎其上, 得乎其中; 取乎其中, 得乎其下; 取乎其下, 便无所得”。可见人总是眼高手低, 那么我们朝着一个梦想去努力, 得到的, 可能才是最现实的东西吧。世界上本没有自由, 只是追求的人多了, 便成了自由。创世之初, 人们终日为了吃的穿的喝的睡的奔波忙碌, 被这些条件限制住手脚, 当时自由是火山顶上的果子, 摘不到, 也没有人想要去摘。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在这个21世纪, 人们又为不同

的东西奔波忙碌，时代让我们缺少很多东西，缺钱，缺车，



Photo by xiaotao

缺房，缺德，这些东西也束缚着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自由。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所以我们才去追求自由，通过艺术，通过思想，通过言论，通过很多高于生活层面的东西，我们的精神在这些东西中被洗涤，被升华，被美好，被代表，但我们终将回到那残酷的现实世界，继续做我们的哺乳动物，继续吃我们的五谷杂粮。

自由被挂在墙上，镶上金边，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人们发现写着标语的横幅不见了，耶稣成为了一个梦想，一个希望，而自由，被人们藏在心里，成为了一个梦想，一个希望。人们在膜拜耶稣的同时，给自己脚下绑上一根线，我们失去了放纵，得到了一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我们失去了言论自由权，得到的，好像就是这一篇论文吧。



作者简介：我是一个不愿妥协的人，可事实上，我已多次向现实屈膝。也许没那么夸张，只是一个悲观的臆想。为了隐匿自己的无能，做一只庄子口中在泥潭里摇尾巴的乌龟。

浅谈启蒙

文/陈文白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的一期主题是关于八零后的。算到今年，80年的人也到了而立之年，曾经的“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也被时光无情的冲刷了。现实，总是无法逃避的。对比之下，我，或者说我们，还处在那段年少轻狂的时代，试图维护自己坚信不移的真理与其他的一切作斗争。一段多么令人愉快而又迷惑的时光，难道真的会就这样渐渐远去？

常听大人们说：“人生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这句话像是时间和空间交媾后的产物，在每一个人身上实证了。有时甚至感觉连每一步简单的跨越都是一种无奈的行为。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上寻求到源源不断的幸福感，可意义呢？记得出去旅游时，途中看到一片幽深的树林，弥漫着朦胧的迷雾，思想试图穿梭其中时，那种恐惧和好奇仍能清晰回忆。

启蒙这个词合乎时宜的出现了，如同在一间黑暗的屋子

中照下的一束阳光，被那个时代的人看到，也被我看到。

启蒙时期通常意义下被集中在了法国的十八世纪，不得不说，这样归结有其局限性，事实上启蒙的意义十分广泛，应该说是一种长期的社会现象。前段时间，随手翻阅了一下哲学史，发现在古希腊哲学里有这样一种划分，其中有一个启蒙时代的哲学。于是，大致翻看了一下，大都是些回归人类自身的思考，关键在于其思想竟与十八世纪的启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或许可以这样搞笑的简述：人类的思想发展，在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后，先是自己。发现自己靠不住了，便靠“神”。后来又发现其实神也靠不住，又再次靠自己。细致看来，如陈乐民先生所讲，“人类的历史，从远古至今，归根到底是人类‘从糊涂到明白’的进程史，是持续的、反反复复的‘启蒙’史。”

这样一来，启蒙变得更加有趣了。

回顾初中课本中提及的“启蒙运动”，实属皮毛。可有几句关于其意义的叙述还能记起一二：“启蒙运动把人们从中世纪的宗教愚昧中解放出来”，以及后来提及的，“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初中的历史没学好，对这些记不大清了，难免有出入。但是其概括基本上是符合历史的。说起对这段历史的概括，康德那篇被无数次引用的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的一段话是不得不提的：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这是最完美的一段评论，一个不可逾越的存在。但凡是探讨有关启蒙运动的作品对此都会有所提及。

可仅仅是对启蒙下定义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

康德对此亦有独到的看法，他反复强调要实现启蒙，一定要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尤其是“公开使用”这四个字是多次打上着重符号。其意思应该是指，只有通过多元化理性思想的碰撞，才能达到启蒙的目的。所以阻碍启蒙的有两点，一是专制主义，二是普遍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愚昧主义。



姑且了解到这，一切才变得豁然开朗。对比身边的一切，启蒙于我可谓振聋发聩。再想想两个世纪以前就存在的问题于今日之中国，甚至再远一些，直至今希腊时代……是我们的悲哀吗？

启蒙于今日仍是如此重要啊，尤其是今日之中国，需锲而不舍啊。

回到我自身，我很兴奋，我还年轻，家长们的一次次劝说也未能改变什么，那股子韧劲还在，还想多为青春奋斗几年，多不务正业。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向他们一样，在长时间的消磨下，连心尖都磨圆了，但最起码，我会把这些想法留着，留给后来人，留给其他不愿妥协的人，在某一天，仍然可以释放那美丽的活力。

公告

各位亲爱的读者：

首先要向你们介绍文化版专栏圈。《涅槃周刊》文化版自第四期以来，想必你们已经发现了，每期专栏的作者都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专栏圈”。专栏圈里有不同的作者，而文化版专栏每期有两到三篇文章可以放上去。我们会先用循环的方式使文化版专栏作者的文章在近两期内全部亮相，各位读者可以对他们的文章进行评论并投票。希望大家能投票选出自己喜欢的专栏作者。我们将会根据不同作者的受欢迎程度与文字功底来决定专栏写手是否被录用。

看法、评论、意见以及投票可以发送邮件到FA.nicety@gmail.com，也可以发送短信到13686488329。

《涅槃周刊》文化版

站着建言嘴不酸

——送给客居上海的香港青年
文/草鱼

涅槃周刊的第六期中庄先生一文《两会“鬼马狂想曲”》是一篇言辞非常激烈的文章。且不论其文笔如何，单从其“建言”的内容看，颇有哗众取宠之嫌，也有一些逻辑上的硬伤

我的观点如下：

庄先生说自1954年开始全国人大就乐此不疲地“强奸”着民意，“而无实际决策或否决的权利”。此言差矣。庄先生在整篇文章中甚至连一个能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都没有。只是拿了一个“四手代表”的例子偷换概念，即那些“没有闪光点”的代表等于“无实际决策或否决的权利”的人大，也就是说一个“有决策权或否决权”的代表应该是那些行使否决权的，而不是只会“举手”——投赞成票的代表。这段叙述看似流畅，却在逻辑上有硬伤。代表是否一定要通过“行使”否决权从而证明他们“有”否决权？须知否决权是权利而不是义务——没有compulsory的概念在里面。就算是在美国，拥有投票权而不参与投票的人也占30%。这并不意味着30%的美国人都“没有实际的投票权”。把“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偷换，用二元对立的逻辑断定不行使权利就是没有权利，是该文的一大硬伤。

有人会说，人大代表有代表人民，反映民意的“义务”。但这些代表难道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吗？纵然有所谓的“雷人提案”，可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和代表团共提案506件，不知庄先生知道是否这个数据，抑或是说庄先生看了506件提案



中的绝大多数，并发现这绝大多数的提案都是在“强奸民意”。再说，历史上全国人大对于民意的反应更不是如庄先生所说的“在监督政府，表达民意，反映民意和为人民服务方面做得少之又少，几乎没有”。三峡工程在1985年就提交给了政协，期间争论频出，三峡工程的计划充分考虑了各方顾虑，在1992年才交由全国人大审议，该提案共有2633名人大代表参与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请问这177票反对和664票弃权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吗？文中庄先生并没有举出任何实例，就可以得出“少之又少，几乎没有”的结论，这是不是站着建言嘴不酸？

之后庄先生用了一个道听途说的例子试图说明王小丫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是事先安排好的。这更是无稽之谈，庄先生企图在文中用“台上的回答‘对答如流’”说明这个“事先安排”的真实性。那我劝庄先生多看

一些我国历届总理新闻发布会上的实况录像，无论是最早的周恩来也好（周恩来在外交场合的随机应变是为外交家们所称道的），还是最近的朱镕基，温家宝也罢，他们有几个问题不是“对答如流”的呢？一国总理作为国家万里挑一的一名政治家总会有敏捷的思维和高超的发言技术的，请庄先生大可不必为我们总理的反应能力担心。

随后庄先生开始了他的“鬼马狂想”，我认为这些不但欠考虑，而且暴露出了庄先生看问题的浅薄。

“增设学生代表”，庄先生自己也说了这个想法“的确是很疯狂的”。对，这个想法非常疯狂。庄先生以教育改革是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为由，提出应该让教育的根本——学生当代表，畅所欲言。且不论庄先生对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蔑视（是不是当教育不是工作重点的时候就取消“学生代表”？）。庄先生在文中的意思是说人大应该在教育方面多倾听学生的意见，似乎暗指现在我们的教育界忽略了学生的声音。可这又仅仅是庄先生的一家之言，没有任何论据支撑。庄先生还说用这种办法可以“反映出一种基层议会和基层民主的形式”。那请问庄先生是否明白“基层”的意思？基层是各种组织中最低的一层，如果真的要重视“基层”，庄先生应该呼吁增设农民和农民工代表。而不是因为自己的“青年”身份就只认得学生。

至于“让香港立法会作全国人大的试金石”更是有些画蛇添足，庄先生似乎不太明白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

而“邀请国民党加入”似乎有些可笑，首先庄先生并未点明这个国民党是现在台湾地区当权的那个“国民党”。姑且算是，庄先生的观点是“邀请国民党加入一方面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推动民主进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加进国共的合作，以达到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目标”。把一个外界党派的加入当作“推动民主进程”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现在台湾地区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国民党对中国大陆有多少了解，会不会也提出些不切实际，非常雷人的提案？至于国共合作，如果下次台湾地区的大选是其他党派胜出，那全国政协

的“国民党”代表是不是要更换呢？如果更换那“国共合作”就无从谈起，如果不更换，国民党一方面作为台湾地区的“在野党”，另一方面又和大陆搞“国共合作”，这会不会引起台湾地区的不稳呢？朱镕基总理对台湾问题很早就表示：“统一后，我们绝对不会干涉台湾的政治、经济制度，台湾的领导人可以到中央政府来任副职”，说明中央并不否认台湾地区的一些政治智慧的价值，包括所谓的“推动民主”。

金无足赤，我国两会制度仍有他的不足，但两会的质量一次次地在改进。向着“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

有尊严”的方向前进。敢于向人大建言是好的，但建言之前可否应三思？以一句“请让这篇文章被遗忘在角落”就想潇洒地脱手似乎欠妥。

涅槃杂志社的同志在选文时是否也应三思？好的建言固然可喜，但经不起推敲的情绪化言论，如果不加筛选就放在这么一份严肃的刊物上，就如缘木求鱼，止增笑耳。

编者按：

非常感谢草鱼的建议。也希望各位读者能够多多投稿。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文/王赫

在我们的教育中，理想总被冠以“崇高”的美名，这一崇高，就有些共产主义的味道了。可是，抱歉，这“全人类的理想”，并非本文所指。跟这种崇高的理想相比，我更愿意谈谈国人某种浸在血液中的集体卑微的现实。

“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孔圣人讲，人事还没处理好，去探讨鬼神之事干什么呢。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作为中国哲学的坐标，这种非“天国”的追求和“不可极问”的态度，成为中国式哲学语境或曰儒文化之必然附丽于他物的关键词。我们知道，独立的精神和人格必然是建立在对自己和世界本质的认知的基础上，我们说，至少是要具有相对客观的立场、某种探寻的精神，具有把目光从世俗的大地投射到众神的星空的能力和愿望。当

我们的“圣人”从根本上否定了探讨生死的必要性，我们的哲学就没有能力面对我们对自己的终极思考。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角色是本质的还是源于我们的想象？我们现在怎样？我们以后如何？我们怎样生？我们又以何种方式死？也许只有面对死亡，我们才能知道活的意义。可这些对我们的读书人或我们的统治者来说，没有现实意义，所以这样的终极探索早早地就被搁置起来，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区。当然我们的祖先在关照世界的最初也曾产生对自然的好奇与探寻，“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曾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如老子

讲：“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者，前说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他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是多么本质和智慧的认知！可惜的是，这种顺应自然的无为、逍遥和清心寡欲并不符合我们统治者的需求。因此，即使汉初“道家”思想流行，也曾休养生息，文景之治，但从汉武帝董仲舒开始，这种“黄老”之学就被用“术”来称呼。当然此时被打入冷宫的远远不止这个，还有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那是谁被推上了圣坛呢？我们知道，那就只有儒学。可叹的是，他也只是作为一件外衣，给人家提供一点装饰。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是中国某种影响深远的宗教哲学，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儒教”。我想，这是对“儒学”最严重的误读。因为虔诚的教徒永远不能理解，为何“宗教”只是臣服于某种帝王需要，更沦陷到只是成为“治世”的众多手段之一。这和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完全不属于同一个范畴。中国的帝王绝不会允许哪个宗教来控制他世俗的天下，也不会有哪个虔诚的“教众”去真诚地探讨“神”存在的可能（“不可极问”是孔子及其弟子对话的潜规则）。在这点上，我们的君主和我们的读书人达成了空前的统一。

好了，好了。我们的哲学已经被皇权从神坛上打了下来（或者说我们从没有在那获得一席之地），我们的读书人显然也十分合作放弃了这方面的追求。这是一种多么默契的需要与

被需要，这是多么可爱的归顺与臣服。中国哲学的语境中当然不会出现真正的人性的觉醒，因为我们的眼睛更关注我们现世的状态，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在现世中能施展抱负，“勤王之政”，我们的儒学是彻底的经世致用的方法论说。我们的圣人从不探讨生命最终极的问题，我们当然也不；我们对这些问题自然是忽视和冷漠。我们的哲学告诉你不要管那些离你那么遥远的事情，我们全民族的精神导师告诉你，“听就行了，不用问”。哈哈，显然，我们能够理解，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很好解释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或曰读书人的境遇。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匍匐在手握权柄的人脚下，所谓独立人格，早就是一纸奢谈。管你是否腹有诗书，管你是否经国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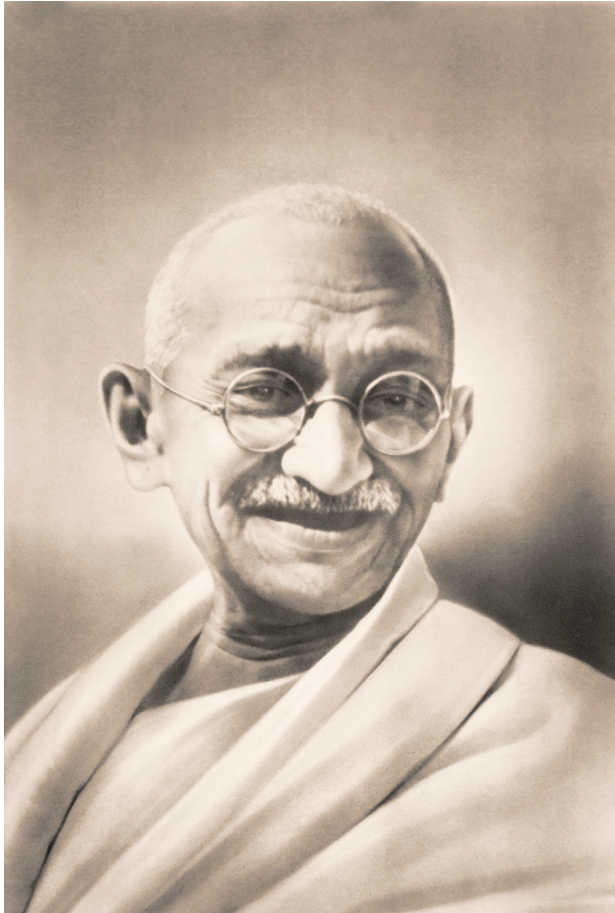
世的壮志和才略，即便如白居易般秉着“以达圣听”宗旨来讲话，也难以让主子满意。但是这并不妨碍才子们前赴后继地十年苦读，并不妨碍平民大众把出仕为官、兼济天下作人生的终极理想。神仙风骨如李太白，隽永缠绵如李义山，隐逸放浪如山涛、王戎，也都挣不开、逃不脱。究其根本，定不仅是颜如玉黄金屋，李太白也还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可这种宿命，这种依赖与卑微，从我们的精神偶像孔圣人开始，已然成为定局。

在中国式的建筑中强调的是中正，是超级稳定的结构，当然，这就像我经常提到的“家——国”模式。我们讲的是“孝”，是“顺”，是“下”对“上”的服从。所以我们做的只是一些解释性的工作，给这个典籍做个注，给那个经书写个传。后来这些事我们都做不好了，因为即使在这件事上前人也比我们做的优秀。而更可怕的是，现实我们早都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理想，“独善其身”也并不是我们的追求。恐怕房子，票子，儿子才是更让我们夜不能寐的吧！

这就是浸在我们血液中的集体无意识的悲哀。这种“不可极问”的态度还在我们的教育中，这种“不知生焉知死”，不要去想象，不要去探讨和你的生活无关的东西的想法仍然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判断里，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学习者。我们自然而然地被规定，我们自然而然地遵守。甚至，我们渐渐也不去问，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当我们再也不习惯面对自己对生死大义的思考，我们就此沦陷。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意义，我们必然，活得卑微。

我们是否相信

文/Ren



看完一部《甘地传》，“圣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重新回到了视野里。上一次，他还是历史书里的“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这次他重返圣人之列，因为我宁可相信他曾经出现过。

要承认一个人存在过，倒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代如此众说纷纭的史观，历史研究的局限性和不同的价值判断早已经让一个个历史人物支离破碎。尤其是在这个已经不再造神的时代，这个不再相信的时代。

而要承认甘地的存在也许比承认任何人都要困难。作为一个律师脱下西装而终身裹着土布行走在乡野；作为一党领袖从不领导实权却屡屡绝食抗议过激的行动；作为抗英的领袖却放弃一切暴力自觉入狱；作为现代人却抛弃财产，试图用最古老的方式生活，此类种种行为，在大多数人看起来

着实是不可理喻，并且违背一般人的正常逻辑的。

所以，这也许不是一个历史真实性的判断，而是我们是否愿意相信的问题。

我们可以选择不相信，正如一如既往那样我们选择一切求实，现实告诉我们这个深深浸透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生活威胁我们这一套社会规则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因而我们既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也相信唯物主义的世界大潮浩浩汤汤。不存在高于现实的存在，这正是我们的虚弱而竞逐的时代。

我们也可以选择相信，正如天性中间我们呼唤着一个纯粹的精神支柱。我们相信世界不过是我们感官的所得，我们不能只为了现实而活着，精神上的强大要比物质上的强大更永恒更必须。这是我们中所鲜见的拥有信仰的生活。

甘地的思想，大抵是混杂了《薄伽梵歌》、佛教、耆那教和基督教的成分的混合物。然而本质上，印度教“非执着”和“亲证”的观念对其影响是最深的。非执着，意味着不能因为对目标的追求而陷入迷恋，以至于产生愤怒、怨恨和犹豫不决；亲证，可以理解为以身实践真理并追求小我和大我的合一。且不论这些思想带有的浓厚印度烙印，能坚持一种美好的理念，将其付诸实践，既需要挑战现实的勇气，也需要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当我们被无形的车轮所裹挟而浑浑噩噩无意识地前进的时候，或者当在现实压力面前将要放弃自己曾经所相信所热爱的一切的时候，正是在失去这种力量。

“你们可以杀死我们，但是你们只会得到我们的尸体，不会得到我们的屈服。”这句话，怕是太过唯心了吧，然而正是因为对现实的顺从总比对精神的坚持要容易，我们才习惯地用“幼稚的理想主义”和“唯心”来批驳我们所没有胆量去实践的理念。这种悲哀一直笼罩我们从未退散。当一个为杀害自己凶手祈福的老人作古后的几十年间，他曾经的追随者们已经开始品尝动用武力和对手撕扯的甜头，叫我们如何再相信，曾经有这样一个瘦小的人，拄着拐杖披着土布，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勇气对抗一个强大的帝国。

关东糖与“被时代”

文/莫无忧

关东糖是什么？兴许有些读者会不知道，但若说“灶王糖”，兴许知道的便会多些。旧时家家有灶王爷，传闻每年农历十二月廿三、四、五（即所谓的“军（君）三、民四、龟五”）日便是送灶王爷上天白当户人家事状，谓之“送灶”。每“送灶”时，总要用一块黏乎乎的软糖膏上供，以期粘住灶王爷的牙，上天在玉帝面前含糊不清，故不能说人家的小话（毕竟灶王爷“蜗居”厨内，一家人三百六十五日，关起门来哪能没有一两句碎嘴的）。灶王爷到底有没有？鬼神之事不敢言。但道教的诸神谱系着实是乱得很，升斗小民也必不会去考究，因而窃以为关东糖，实在不啻为“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结晶”之一。

至于“被时代”，不消我多言，以“被××”所组的词语可谓铺天盖地，他们从网络延伸到现实生活，从边缘人群延伸到主流声音，构成了今天这个“被时代”。

那我为何要把关东糖与“被时代”联系在一起？因为窃以为，此两者皆体现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幽默感——一种可敬而又可悲的幽默感。

文化是一定程度对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并与此两者一起构成文明。旧时人家难道会闲来无事地捏造出一个“告密者”灶王爷么？我看未必。一方面这是以“绝对精神”式的力量来提醒民众时常注意言行，与“举头三尺有神明”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是民众对强权势力的复杂心理的投射。但恰恰是这么一个灶王爷，我们的民族却想出了一块关东糖来“治”他，这一块小小的粘牙软糖，实在是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幽默感。反观今日的“被时代”，难道不也是“民众对强权势力的复杂心理的投射”么？关东糖与“被时

代”，存在着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内在逻辑。

若说我们的民族是最苦难的，犹太人未必肯应；若说是最常迁徙的，波西米亚人未必肯应；若说是最受奴役的，黑人未必肯应。但我们的民族确实有着一些举世公认的品质，可再仔细观察这些品质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这都是因我们民族的温顺而成。我们实在是一个极易满足的民族！

对一个“告密者”我们却只用糖糊了他的牙；对一个横加于我们自身的行为，我们却只用“被××”加以调侃。若在他处，这恐怕早就闹翻天了，我们却还能有条不紊地活着，是为可敬；但面对如此强权与无理，我们却也只能用一块糖使灶王爷“被粘牙”，是为可悲！

中国人从不比他人愚笨，我们虽不必沉湎于过去，但昔日的辉煌亦不可抹煞。“五·四”风雷以来，“民智”果有所启乎？我们敢说，今天许多中国人对自身所拥有的包括人权在内的诸多基本权利是不清晰的。他们大多是凭借着自身感觉来诉求，而中国人的“自身感觉”多带有农耕文明的色彩，以使他们对某些强权势力只能以“关东糖”式的“幽默”以应对。这种“幽默”固能支撑我们的生存，但对我们的发展，尤其是“民智之所启”难说有否消极作用。

窃以为，这的确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但执政者不能以此借扣一概抹煞或放弃对促进中国人在面对强权势力时除“关东糖”外还有进一步行动的努力。作为公民，我们当遵守宪法与法律，但不代表我们在面对某些“形同空文”的条款时不给予回应；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当认识到现行某些政策在特殊国情下的现行合理性，但不代表我



们应放弃或被禁止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之，并发出我们应有的声音！

在当代，执政者当服务于人民，这是举世公认之理。当主人的头脑有些不清醒时，仆人应一面遵循主人的意愿，一面引导或提醒主人脱离这种“不清醒”。同时，“主人”未必只有一人，而在一些比较清醒的“主人”对其他不太清醒的“主人”发出声音时，身为一个仆人，安能横加干涉？又或者，某些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仆人的“仆人”，却在内心有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险恶用心？如果要使主人只能拿着一块“关东糖”以示抗议的话，这样的“仆人”不要也罢！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幽默感，但幽默却不尽是甜蜜的。起码窃以为，“关东糖与‘被时代’”式的幽默便是苦涩的。这昭示了我们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但是否也昭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亟需优化的环境？

我愿我的民族前进，我愿我的民族复兴。而在当下，我愿我的民族在除了这种可敬又可悲的幽默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良民证”——这个真的可以有……吗？

文/九妹



江苏睢宁县创造发明了史无前例的“良民”评级，将每个公民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了大众信用征集系统。县委书记称要“严管民风”，让群众“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

上个月，睢宁征信办又发布了第二批大众信用加减分情况，在睢宁官方网站“中国睢宁”和睢宁县委主办的赠报《今日睢宁》上，除了公布公民的姓名、单位/住址和加减分分值及原因外，还醒目的提醒，被公布了优良信息的个人，在各种审查和执照、贷款等申请方面将被优先考虑，而被公布不良信息的个人，则要被“从严把关”。从银行欠贷到早点摆摊，从官员受贿到司机闯红灯，从欠缴水费到家庭道德等……这些行为全部被量化为分数，并将公民个人评为ABCD四个等级。

看到这条新闻，我不禁想到了在一些中国电视剧里的日军占领地带的剧情，一日本士兵拦住一中国老百姓，问：“你的，良民证的有？”老百姓回答：“太君，良民证的有。”然后另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说：“良民证大大的好，开路开路的。”

当然此良民证非彼良民证，这次的“良民证”不是侵略者用来践踏中国老百姓尊严的工具，而是一个咱们自己国人的创造性发明。此后，市民们将会奉献出所有个人信息，供媒体刊登。地摊贩子将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容市貌而自觉隐退；钉子户将自发规划拆迁，绝不抵抗；市民将不顾飞涨的房价而争相买房拉动GDP的增长，错了，根据新规定应该说国内生产总值；绝不违反任何规章制度，绝对服从政府的任何决定，绝不上诉绝不游行。从此天朝进入全盛的和谐时期，噢耶！

如果实行良民证制度，在此之前是否需要管理一下官

员？官员和人民是平等的，同样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而处于官员的身份，应该还要受到格外的监督，比如来自人民的监督。公开个人信息也应该首先在官员中展开，比如很久以前就提到过的公开官员的财政信息。而没有什么必要去公布一个普通民众的信息。

另外，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今天的“良民证”不过是等级制度的翻版，只是惩罚方式比起在公堂上着实打三十大板有了更加和谐的方式。但咱们毕竟生于二十一世纪，不完善法律而去绞尽脑汁地利用公权去干预民众的社会生活，用界限模糊的道德规范来管理人民，简直能成为人治社会的典范。“一处失信，处处制约”这种理论更让人难以接受，失信的概念也让人捉摸不透。

犯法怎么能和失信相提并论？目前社会诚信的缺失的确是个体大问题，失信你一定要管，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毕竟人家没有犯法，如果和偷盗一样受罚的话实在有欠公平。正像高中生早恋，市外管了，现象依旧泛滥。深中没管，好像也没比市外严重到哪里去嘛。社会诚信是要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惩罚制度就能解决的问题。睢宁县的书记说中国五十年内达不到自律自治的程度。但中国人民需要学会自律自治，而不是什么都让政府来像幼儿园老师一样包管，管得过多只会破坏社会自治能力的成长。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社会是需要一定的自治能力的。政府一味插手，将唯宁导致无法发展成有自治能力的社会。

举个例子，当你从一所管得很严的初中升上深中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段时间难以适应这种自由的环境，需要慢慢学会管理自己，如果做好了，那么将能更快地融入社会。而如果一个初高中都在高压环境下学习的学生，上大学后会花更长的时间来调整，甚至从此堕落。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活在严格的管制下，同样，一个想要进步的社会也需要学会一定程度的自治。

良民证的初衷，是为了改变现在社会诚信缺失的现象。然而诚信的缺失并不是严加管教就能解决的事情。正像政府查处了那么多食品加工厂，在食品中下毒的现象还仍旧存在。我们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方法，通过另外一种改革，唤醒中国人的自治意识，慢慢培养出良好的社会诚信，真正建立一个有良好秩序的自治社会。

国殇

文/庄恭诚

谨以此文，献给在王家岭矿难、以及过去所有因矿难而逝去的灵魂们，愿你们安息。我们将会不遗余力地为你们说出你们再也无法表达的声音，我们将为这个国家的公义和良知而战。

不知不觉中，王家岭矿难的消息渐渐消失在各大媒体平台上。

在当今中国，新闻体系和制度是畸形的。不是人们想看什么，媒体就报道什么；而是上面说能报道什么，媒体就报道什么，我们也就看什么。

矿难，本是令人悲痛的消息。但在中国——在当今中国，这反倒成了“喜事”。为什么每次煤矿事故都无法彻底改变煤矿安全问题？因为救到人就是好样的，救到人就拍手叫好，救到人就感人肺腑，救到人就歌功颂德。等所有这些过程都走完了，人们对新闻惯有的三分钟热度就过去了。救不到人，就简单很多了，直接低调处理，比三分钟热度还快。

香港一代传奇影星，著名的左派人物狄娜4月1日在香港病逝。她在致媒体的遗嘱中说：“刀枪能够杀人、笔墨可以救人，人类的社会因为有了传媒才真正沟通成为一个体系。过去人类的历史社会在未有传媒的时期，是多么的黑暗，人类的认知是如何单薄。（传媒）要继续有建设性的工作，只要秉承良知，人类的社会就会因传媒而进步。”

然而如今，在中国，传媒往往以帮助政府维护政权的口舌的姿态，去隐瞒真相，欺骗百姓。即使真的有心怀良知，去说出真相的媒体，那在数量上也是极少的，在行动上也是极受限制的。

昨天，三位如今已经成为敏感词的维权网友，在福建马尾因诽谤等罪名被判处一到两年的监禁。今天，香港东方日报在对青海玉树地震的报道中，这样描述到：“由于道路受阻，至昨日运抵城区的救援物资并未足够分发给灾民，大部分人连日来均活在缺水、缺食物、缺帐篷的恶劣环境下。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表示，目前灾民情绪极度不稳，灾区出现哄抢物资情况，昨早甚至有灾民围堵省军分区大门，要求派发食物及帐篷，场面一片混乱。王指，红十字会的第一批物资昨运抵灾区后，即被灾民包围。有灾民衝入超市，哄抢粮食帐篷，其中五名往小商店偷抢食水及即食麵的男子被捕。玉树州公安局局长潘志刚表示，当地物资十分紧缺，但强调“要把哄抢风煞住。”虽然哄抢情况严重，但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

和平仍称，当地治安平稳。”

我们怕了——怕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敏感词，怕有一天我们也会死的不明不白——即使我们只是替人说话，即使我们死于天灾。

王家岭矿难，媒体一如既往地救到人进行大肆宣传、报道。血淋淋的矿难事故，变成了人们欢庆的节日。媒体在此次矿难中的表现是可耻的。一场死了人的灾难，竟被活生生地歌颂为英雄事迹。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和新闻传媒史上都是罕见的、骇人听闻的。在当今世界，也只有我们中国才能做到这一点。

客观地说出事实，是新闻媒体的天职。今天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良知的。为了利益，我们竟可以埋没良知。长期压制言论，让中国人的内心开始变得畸形。加之高房价、高物价等社会问题，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是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是会由人民给出。越来越多有良知的中国人选择站出来、说真相，维护正义。但一旦他们的言论触及到某些关键的利益和权利的问题，他们便失踪了。

这个国家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可当我们说出实话的时候，我们却被捕了。这便是那些维权的敏感词们最无辜之处。

我们的政府，中国今天的一切，我们都怕了。而你们又究竟在怕些什么呢？

2010年4月10日，波兰总统乘坐俄罗斯造的飞机，参加苏联屠杀2万名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纪念会，在俄罗斯土地上失事，无疑又为这两个斯拉夫民族数百年扯不清的恩怨情仇再添新的一笔。

1970年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华沙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双膝跪地，悼念死难者。一名波兰大学生曾说，他不再恨德国。但俄罗斯不同，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承认存在着苏德密约，承认制造了卡庭森林事件并把一些档案文件交给了波兰，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它并没有认错。对此，波兰人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

也许，公布真相并没有那么可怕。一句道歉、一个忏悔，都会让人民感到欣慰。今天，我们只想为死难者们讨回公道，我们只想为公义和良知而战。

有错就改：

第八期《良民？恶魔？——论日本关东军人格与道德观的变化》（第25面）“1954年8月15日”应改为“1945年8月15日”。特此勘误。

关于涅槃

如何订阅？

由于编辑部资金困难，无力继续支撑免费发行的模式，且希望给读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杂志，本刊决定自第六期开始步入收费时代。

如果您订阅至本学期的话，可以获得九份杂志（包括第六期），只需花费25元，如果您选择零售的话，则每本价格为3元，第十四期的年刊为9元。不需要第六期、第七期以及第八期的订阅费用为19元，以后订阅费用依次递减。

方式一：深中校内读者可以直接通过现场订阅的形式进行订阅，可以使用的付款方式有“刷校园卡”和“现金支付”两种；

方式二：外地读者可以通过汇款至“中国银行 6013 8220 0060 1009 718 罗晓韵”进行订阅，之后我们将会采取快递的方式将杂志给您寄去，如果您认为邮寄费用过高的话，可以要求我们几期一起寄，或者跟几位朋友一起订阅杂志，以分摊邮费（我们推荐后者）；

还可以在淘宝网上搜索“涅槃周刊”，进行购买或订阅；

方式三：如果您是“深圳外国语学校、深圳实验学校、深圳高级中学、深圳红岭中学或是广东省实验中学的在校学生”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在这五所学校的联络人，进行订阅。

附：深圳外国语学校的联络人的手机号为 18924672323

深圳实验学校的联络人的手机号为 13530878908

深圳高级中学的联络人的手机号为 13430554396

深圳红岭中学的联络人的手机号为 13420987720

广东省实验中学的联络人的手机号为 15800001201

由于编辑部资困难，目前并不能给联络人提供金钱报酬，不过可以给每位联络人提供两份免费的订阅。我们非常希望其他学校能有人加入我们的联络人团队，帮助我们推广涅槃周刊！谢谢！

如何联系我们？

手机号码：13420959234

邮箱：nirvanaweekly@gmail.com

网站：www.nirvanaweekly.org（建设中）

校内主页：涅槃周刊 豆瓣小组：涅槃周刊 读者QQ群：101521667

如有任何建议或疑问，请通过上述方式联系我们，谢谢！

如何加入我们？

请发送邮件至nirvanaweekly@gmail.com，谢谢。

如何支持我们？

由于涅槃周刊乃学生自办刊物，经费自筹，所以非常需要您的热心支持。

银行账号：中国银行 6013 8220 0060 1009 718 支付宝账户：nirvanaweekly@gmail.com

如果希望使用现金捐款，可以联系罗晓韵（13670111346）

亦可使用深中校园卡进行捐款，同时欢迎各商业机构以及个人刊登广告。

本期编辑：

主编 罗亦龙

副主编 罗晓韵

创意总监 朱喆 编务总监 曹焕君 公关总监 张胜凯 技术总监 杨宗衡

聚焦：高哲钰、盛燕莺、王苇杭、李嘉琪

观点：罗亦龙、高久媚

文化：张玄、周妍、田露思

编务组：曹焕君、罗广彦、谢熠、何迪乐、黄圆、张玄、盛燕莺、王苇杭

公关组：张胜凯、罗晓韵、黄臻琪、袁琦、应典瑾、黄其俊

技术组：杨宗衡、李舒扬

创意组：朱喆、马可、郑晨曦、刘哲依

特别鸣谢：

《新深中》，深圳中学



《缪斯》，深圳外国语学校



《深视野》，深圳高级中学



（这三家学生媒体与涅槃周刊同为“深圳高中生纸质媒体协会”会员，详情请参见《涅槃周刊·第六期·编辑部》，谢谢！）

Flickr.com

Gettyimages.cn

Douban.com

深圳市裕华昌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南坑村到第一工业区B栋一楼

电话：0755-84191785

涅槃周刊摄影棚已经搭建完毕，可供出租，也有专门的摄影师可为您服务，详情请联系创意总监朱喆（13590402705）或本刊公共手机（13420959234），价格面议。该摄影棚的所有收益都将被用作涅槃周刊的印刷，谢谢支持！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